

## 馆藏有关雷景修石刻拓片叙

王文蓓

雷景修，字先文，号白璧（一说为字白璧，号先文），又号鸣远。生于嘉庆八年，卒于同治五年（1803—1866）。样式雷第五代传人。雷景修历经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四代，一生遭遇坎坷，他继任样式房掌班的道路也是充满曲折。雷景修十六岁，就随父亲在圆明园样式房学习世传差务，奋力勤勉，不辞劳瘁。道光五年（1825），重病中的雷家玺觉得儿子尚难承担重任，因此立下遗嘱，将样式房掌班职位让给外姓同行接管。雷氏执掌样式房的历史眼看就要终结，而此时的雷景修并没有放弃延续家族荣耀的信念，经过20多年的奋斗，终于在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夺回了样式房掌案的职位，成为样式雷家族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。

然而，此时雷景修面对的已是一个内忧外患、满目疮痍的清政府。他不仅无法挽回样式房差务奉旨停止的厄运，还经历了海淀故宅被劫，以及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的惨剧，眼睁睁地看着样式雷家族几代人用心血营造的万园之园付之一炬。从此，雷景修苦心经营家业，置办新宅，续修谱录，规划祖茔。在庆幸样式雷图档未被圆明园大火殃及时，他将原本存放在圆明园附近样式房中的画样、烫样运到了城内，并专门修建了三间房屋予以珍藏。由此，原本属于皇家的绝密建筑档案就在乱世中流到宫外。

雷景修直到平安峪（咸丰帝定陵）陵工营建，才有较大建树，为清室所器重，于同治二年七月初八日，得敕封“诰授奉政大夫之职”。至他逝世后，因其子雷思起及孙雷廷昌于同治一朝清室陵寝大工、圆明园、颐和园重修及三海扩建等工程中建树极大，深获清室器重，旋又于光绪元年七月十九日再度得到“兹以覃恩赠尔为通奉大夫，锡之诰命”为二品封典。同、光间所立三通《雷景修及妻尹氏诰封碑》，就铭有这两次诰封的敕文。

目前，国家图书馆珍藏的绝大部分样式雷图档，就来自于上述家藏。其本人和妻子先后得到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的诰封。

国家图书馆珍藏的金石拓片中，有六件有关“样式雷”世家的重要材料，它们是北京海淀西山乡巨山村雷氏祖茔有关墓碑或诰封碑：

（一）《雷景修及妻尹氏诰封碑》同治二年七月初八日敕书。127×50+24×17(额)cm

（二）《雷金玉碑记》同治四年二月初一日雷景修书立。128×52+22×15(额)cm

（三）《雷金玉妻张氏碑志》同治四年二月初一日雷景修书、雷思起立。128×52+22×15(额)cm

（四）《雷景修墓碑》同治六年正月初七日王多龄、雷思立、雷思曾撰文，雷思起、雷思振、雷思泰、雷思森、雷廷昌立。125×63+22×16(额)cm

（五）《雷景修及妻尹氏诰封碑》同治二年七月初八日敕书，同治七年三月初三日雷思泰、雷思起、雷思振、雷思森、雷廷昌、雷廷芳立。133×82+28×22(额)cm

（六）《雷景修及妻尹氏诰封碑》光绪元年七月十九日敕书，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雷思泰、雷思起、雷思振、雷思森、雷廷煜、雷廷芳、雷廷昌、雷廷霖、雷廷秀、雷献彩、雷献英立。137×85+28×27(额)cm

现将三件《雷景修及妻尹氏诰封碑》和一件《雷景修墓碑》的内容记录于下：

《雷景修及妻尹氏诰封碑》同治二年七月初八日敕书。碑额为楷书“奉天诰命”四字。碑文曰：“奉政大夫讳景修字先文号白璧雷公之碑记。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考绩报循良之最，用奖臣劳；推恩溯积累之遗，载扬祖泽。尔雷景修乃布政司理问衔加二级雷廷昌之祖父，锡光有庆，树德务滋。嗣清白之芳声，泽留再世，衍弓裘之令绪，笃祜一堂。兹以覃恩，勅封尔为奉政大夫之职，锡之诰命。于戏！聿修念祖，膺茂典而益励新猷，有穀貽孙，荷殊恩而式彰旧德。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册府酬庸，聿著人臣之懋绩，德门辑庆，式昭大母之芳徽。尔尹氏乃布政司理问衔加二级雷廷昌之祖母，箴诫扬芬，珩璜表德。职勤内助宜家，久著其贤，声泽裕后，昆锡类式，承乎嘉命。兹以覃恩，勅封尔为奉政宜人。播徽音于彤管，壶范弥光，膺异数于紫泥，母仪益懋。大清同治二年七月初八日敕书。”

《雷景修及妻尹氏诰封碑》同治二年七月初八日敕书，同治七年三月初三雷思泰、雷思起、雷思振、雷思森、雷廷昌、雷廷芳立。碑额仍为“奉天诰命”四字。碑文曰：“奉政大夫讳景修字白璧号先文雷公之碑记。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考绩报循良之最，用奖臣劳；推恩溯积累之遗，载扬祖泽。雷景修乃布政司理问衔加二级雷廷昌之祖父，锡光有庆，树德务滋。嗣清白之芳声，泽留再世，衍弓裘之令绪，笃祜一堂。兹以覃恩，勅封尔为奉政大夫之职，锡之诰命，于戏！聿修念祖，膺茂典而益励新猷，有穀貽孙，荷殊恩而式彰旧德。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册府酬庸，聿著人臣之懋绩，德门辑庆，式昭大母之芳徽。尔尹氏布政司理问衔加二级雷廷昌之祖母。箴诫扬芬，珩璜表德；职勤内助宜家，久著其贤，声泽裕后，昆锡类式，承乎嘉命。兹以覃恩，勅封尔奉政宜人。于戏！播徽音于彤管，壶范弥光，膺异数于紫泥，母仪益懋。大清同治二年七月初八日敕书。大清同治七年三月初三日，清明节前。孝男思泰、思起、思振、思森，长孙廷昌、廷芳熏沐敬立。”

两件拓片经过比对发现，除年代不同以外，还有以下不同：

第一，尺寸不同。字的大小不同，清晰度也不同。同治二年拓本尺幅是 120×61+24×17(cm)，字体小，有石花，字迹模糊，近十个字完全辨别不清楚。同治七年拓本尺幅是 133×85+27×21(cm)，字体稍大，字迹清楚。同治二年石刻拓本部分模糊字迹就是依据同治七年拓本辨认出来。

第二，诰命内容略有不同。如：

同治二年拓本

第一列“字先文号白璧”。

第四列“载扬祖泽尔”；

第十六列“勅封尔为奉政宜人”；

第十六列“奉政宜人”与“播徽音于彤管”之间有两字空隙。

同治七年拓本

第一列“字白璧号先文”。

第四列最后“载扬祖泽”，后面没有“尔”字；

第十六列“勅封尔奉政宜人”，少一“为”字；

第十六列“奉政宜人”与“播徽音于彤管”之间没有空白，而是“于戏”两字。

第三，二碑刻笔法与结构特点不同（略）。

雷景修墓碑系同治六年正月初七日王多龄、雷思立、雷思曾撰文，雷思起、雷思振、雷思泰、雷思森、雷廷昌立。碑额为“遗恩永慕”四字。碑文曰：“诰授奉政大夫晋封朝议□□先文雷府君碑记。赞曰：公之一生，品行端方勤和，处世和睦，宗族乡里所仰。出言端正，存心敦厚，教子义方，德惠于人，无不诚敬。公年始十六即在圆明园样式房学习世传差务，奋力勤勉，不辞劳瘁。忽于道光乙酉年（1825）正月十五日，公之先考仙游，谨遵遗言，差务慎重，恐办理矢当，因公年幼，事出万难，随将掌案名目，移与他人承办。公仍竭尽心力，不分朝夕，兢兢业业二十余载，辛苦备尝。复于道光己酉年（1849，道光二十九年），旋将世传掌总差事正回。足见公志高远大，移而不遗。光宗耀祖，启裕子孙，皆公之德也。咸丰八年，遵旨筹饷，例报捐恩，赏九品职衔，又因同治二年七月初八日，诰授奉政大夫之职。公之一生，德政同乡亲友，公絢路祭。赞曰：仁德永念，忠厚可风，福备齐荣。钦命赏戴花翎、诰授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加二级子婿王多龄，诰授武翼都尉、原任京营西便汛守备功服侄雷思立，前选湖南长沙同知、现任督察院后厅都事功服侄雷思曾恭撰碑志全赞。钦赏五品职衔孝男思起、盐场大使孝男思振、九品职衔孝男思泰、思森，布政司理问衔长孙廷昌敬立。大清同治六年岁次丁卯正月初七日吉旦。”

《雷景修及妻尹氏诰封碑》清光绪七年四月九日立。碑额为“奉天诰命”四字。碑文曰：“通奉大夫讳景修字白璧号先文雷公、二品夫人雷母尹氏太君之碑记。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求治在亲民之吏，端重循良，教忠励资敬之忱，聿隆褒奖。尔雷景修乃候选同知加五级雷思起之父，昶躬淳厚，垂训端严，业可开先式穀，乃宣猷之本，泽堪启后貽谋，裕作牧之方。兹以覃恩，赠尔为通奉大夫，锡之诰命。于戏！克承清白之风嘉，兹报政用，慰显扬之志，昭乃遗谟。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朝廷重民社之司，功推循吏臣子，凛冰渊之操，教本慈闱。尔尹氏乃候选同知加五级雷思起之母，淑慎其仪，柔嘉维则，宣训词于朝夕，不忘育子之勤，集庆泽于门闾，式被自天之宠。兹以覃恩，奉尔为夫人，锡之诰命。于戏！仰酬顾复之恩，勉思抚字，载焕丝纶之色，用慰劬劳。大清光绪元年七月十九日敕书，大清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立夏节后，孝男思泰、思起、思振、思森，孙廷煜、廷芳、廷昌、廷霖、廷秀，曾孙猷彩、猷英熏沐敬立。”

需要指出的是，朱启铃《样式雷考》及嗣后有关“样式雷”雷氏家族的论著中，均称雷景修字先文，号白璧，而现存各有关碑文拓片，除同治二年七月初八日敕书的《雷景修及妻尹氏诰封碑》称雷景修“字先文号白璧”而外，同治七年三月初七日再立的同治二年敕书《诰封碑》却称“字白璧号先文”，字号已经颠倒；至光绪七年四月又立光绪元年七月十九日敕书《雷景修及妻尹氏诰封碑》，则书为“字白璧号先文”。这一来，雷景修的字和号，到底如何？以及“璧”、“壁”之别，还有待辨析。

以上重点介绍四通与雷景修有直接关系的石刻拓片，希望对雷氏家族的研究有所裨益。